

新刊校正出像古本大字音釋三國志傳演義十二卷半葉十三行行二十
六字每卷二十節每節圖二幅跨前後葉共圖二百四十金陵周日校萬
曆鐫本現存三·四·五·六·九·十計六卷五七年夏得於屯溪按此書有嘉
靖二十四卷本商務印書館館作弘治本影印行世此當即據嘉靖本改卷
增圖加註者國內僅有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本定存一·二·六·九·十·十一·十
二計七卷合計之重六·九·十三卷而均無七·八兩卷也曾假北大本補
是本之破葉蝕字然於三·四·五三卷亦仍法無暫任之矣北大本第
一卷有弘治嘉靖兩序引側重正統立意庸陋並「三國志宗寮」畧記
三姓帝后及列傳姓氏仕籍亦乏價值今僅摹錄封面置之第三卷之
首聊存原刊規模以北大本與是本詳校之下發現兩本雖同為一書行

格同圖像同而北大本當屬原鐫是本乃翻刻也最大之證據為北大本
板心葉數下有「仁壽堂刊」四字雖其書口破損已甚然仍約略可見尤
其在二·六·九三卷上殆葉葉均有而細審是本書口則三·九兩卷均
無此四字至有此四字者四卷為二十七葉至三十二葉五十三·四兩葉
六十八至七十葉七十九葉五卷為五十三·四兩葉五十九至六十五葉七
十一葉七十三至七十六葉六卷為三十六葉三十九葉十卷為四十三·
四兩葉如此而已諒係翻刻時當剷去此四字而刻工雕板偶有疏忽耳
又兩本雖行格同而北大本則筆畫較整飭是本則稍草率矣如「齊」字
北大本均正書是本已有簡作「齊」者兩本雖圖像同而北大本綫條較
流利是本則稍呆滯矣「仁壽堂始即周曰校之書肆當時此演義盛

行他肆翻刻併利而削去其堂號也至翻刻時間似仍在萬曆中絕

非清刊通俗小說書目著錄此書稱第一圖「記繪刻人姓名曰上元泉水

王希堯寫」白下魏少峯刻」覆本插图無刻工姓名審北大本第一圖

僅著「上元」一行無「白下」數字是北大本亦覆本歟增是本無第

一卷可資參証然必不在北大本之上然則是本又覆本之覆本歟願以

質之治小說目錄學者北大本極破損尤以第一卷為甚第六卷第十二

卷後並各有缺葉原藏馬隅卿處後歸北京大學圖書館第一卷有

馬氏鑑藏印是本有清河張氏鑑藏印其名不著全書朱圈偶有眉

批亦不詳誰氏筆也五七年冬裝成並覓得明磁青帑作封葉殊快

意五八年春節前一日於豹房寓樓一岷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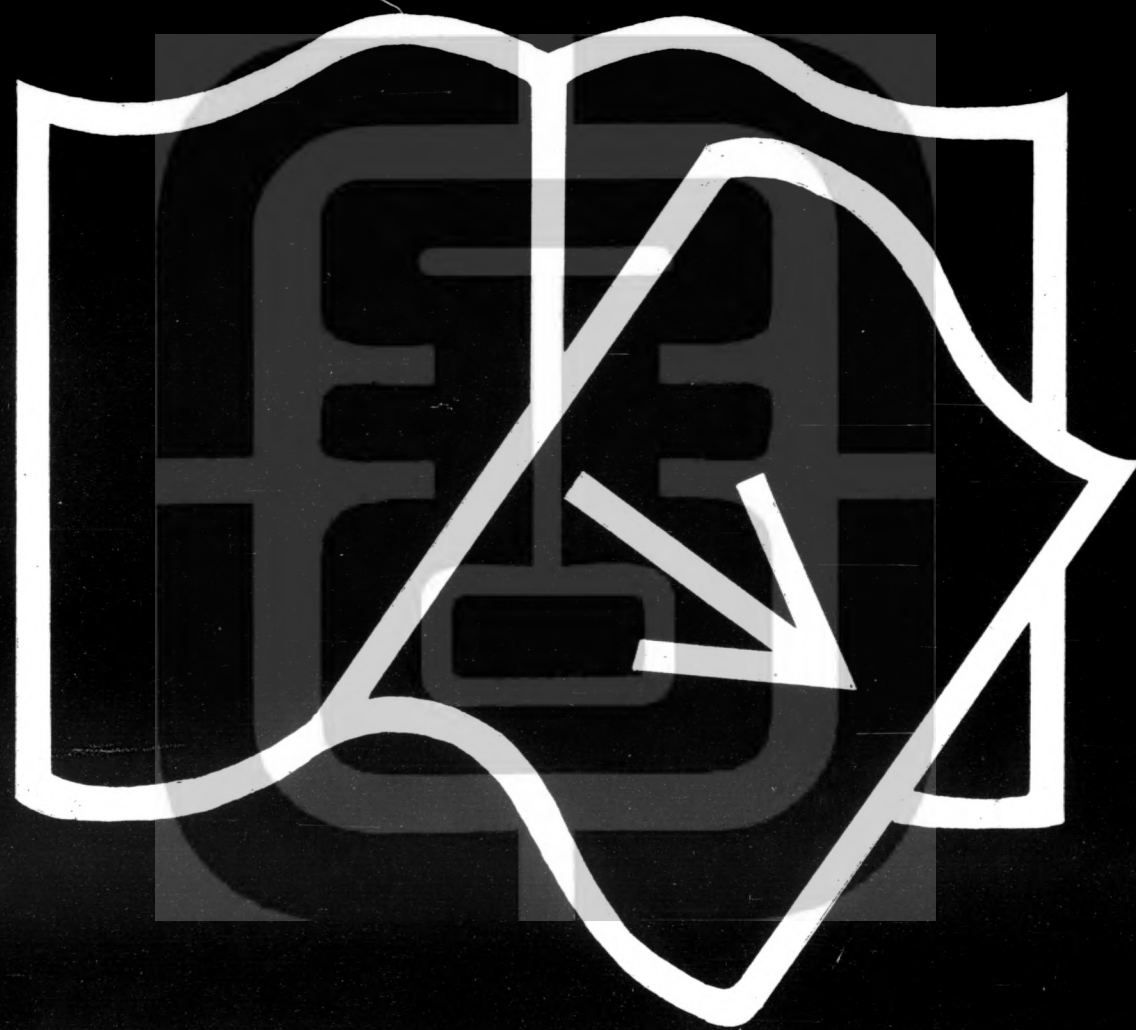
是書也刻已數種悉皆譌舛
茫昧魚魯觀者莫辨予深感
為輒購求古本敦請名士按
鑑參攷再三讐校俾句讀有
圈點難字有音注地理有釋
義典故有考證缺略有增補
節目有全像如牖之啟明標
之示準此編之傳士君子撫
卷心目俱融自無留難誠與
譜刻大不侔矣覽者顧諟書
而求諸斯為奇貨之可居
萬曆辛卯秋月周曰校謹識

全像三國

書林周曰校刊

志傳演義





缺卷1一卷2

新刊校正古本出像大字音釋三國志傳通俗演義卷之三

晉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明書林周曰校刊行

青梅煮酒論英雄

却說董承等問曰公欲用何人馬騰曰見有豫州牧玄德在此何不
求之承曰此人雖是漢室皇叔今與曹操作牙爪安肯行此事耶騰
曰觀玄德素有殺操之心前日圍場之中操迎萬歲之時雲長背後
欲殺之玄德以目視之關羽遂退去非不欲圖之恨操牙爪多恐力
不及耳公試求之無不應免吳碩曰此事不宜太速各得於心再容
商議眾皆散去次日黑夜裏董承懷詔迤往玄德家來門吏入報玄
德出迎董承驚曰國舅何來請入小閣坐定關張立於面前玄德曰
國舅夤夜至此必有事故承曰白日乘馬相訪正當其禮只恐曹

孟傳煮酒奸謀不亞宴鴻門



青梅煮酒論英雄

般薦薦青月梅辛味儘堪和寶鼎



操見疑故黑夜相見。玄德曰：深荷厚意，命取酒食相待。承曰：前日園
場之中，雲長欲殺曹公，將軍動目搖頭而退之，何也？玄德失驚曰：公
何以知之？承曰：人皆不見，獨某立於將軍之側，足見動靜。玄德不能
隱諱，遂曰：舍弟見操僭越，故不容耳。承聞掩面而哭，玄德問其故。承
曰：漢朝若得雲長心地之人為股肱，何憂不太平也？玄德又恐是曹
操使他來試探，乃佯言曰：曹丞相治國亦何憂哉？承變色而起曰：公
乃漢朝皇叔，故剖肝瀝膽以言之，公何足詐也？玄德曰：只恐有詐，故
相戲耳。於是取衣帶詔令觀之。玄德不勝悲憤，又將義狀出示，上止
有六位：一車騎將軍董承，二長水校尉種輯，三昭信將軍吳子蘭，四
工部郎中王子服，五議郎吳碩，六西涼太守馬騰。玄德曰：既公有佳
扶社稷之心，備安不效犬馬之勞，承頓首拜謝。玄德曰：既奉明詔，萬
死不辭。承曰：請書大名。玄德亦書左將軍劉備押了字付承收了。承
曰：尚容再請三人，共聚十義以圖國賊。玄德曰：切宜緩，施謀且行。

不可輕泄。共議到五更，丞相別去了。玄德也時曹操請書就下處
後園種菜，自己澆灌。雲長曰：尤不留心於弓馬，以取天下，而學小入
之事。玄德曰：非汝所知也。雲長但閑看春秋左傳，或演習弓馬。次日
闖張不在，玄德正澆菜，許褚張遼引十數人慌入園中曰：丞相有命
請玄德便行。玄德問曰：有甚緊事？許褚曰：不知，只教我來請玄德。
玄德只得隨二人入府。曹操正色而言曰：在家做得好事，說得玄德
面如土色。操執玄德手，直至後園曰：玄德學圃不易。釋義：學圃，種菜也。玄
德方纔放心，答曰：無事消閑耳。操仰面大笑曰：適來見枝頭梅子青
青，忽感去年征張繡時道上缺水，將士皆渴，被吾心生一計，以鞭虛
指曰：前面有梅林，軍士聞之，口皆生唾，由是不渴。今見此梅，不可不
賞。又值青梅煮酒正熟，同邀賢弟小亭一會，以賞其情。玄德心神方
定，隨至小亭，已設樽俎。筵貯青梅，一樽煮酒。二人對坐，開懷暢飲。
酒至半酣，暗忽陰雲漠漠，驟雨將至。從人遙指天外龍掛，操與玄德

凭藉攔觀之操曰賢弟知變化否玄德曰未知也操曰龍能大能小
 能升能隱大則吐霧興雲翻江攪絡海小則埋頭伏爪隱介藏形升
 則飛騰於宇宙之間隱則潛伏於湫波之內此龍陽物也隨時變化
 方今春深龍得其時與人相比矣則飛升九天得志則縱橫四海龍
 乃可比世之英雄玄德又歷四方必知當世之英雄果有何人也請
 試言之玄德曰備愚眼目安識英雄操曰休謙肯中必有主張玄德
 曰備幸叨恩相得仕於朝英雄豪傑實有未知操曰不識者亦聞其
 名愿以世俗論之玄德曰淮南袁術兵糧足備可為英雄操笑曰塚
 中枯骨吾早晚必擒之玄德曰河北袁紹四世三公門多故吏今虎
 踞冀州之地手下能事者極多可為英雄操笑曰袁紹色厲膽薄奸
 謀無斷幹大事而首身見小利而忘命乃疥癬之輩非英雄也玄德
 曰有一人稱八俊威鎮九州劉景升可為英雄操又笑曰劉表酒色
 之輩非英雄玄德曰有一人血氣方剛江東領衲孫伯符乃英雄

曹操露英雄
 孰知玄德藏
 英雄

操又笑曰狡策藉父之名黃口孺子非英雄也玄德又曰益州劉
 季玉可為英雄乎操大笑曰劉璋乃守戶之犬耳釋義與主人死守
 何足為英雄玄德曰如張繡張魯韓遂等輩皆如何操鼓掌大笑曰
 此皆碌碌小人何足掛齒玄德曰捨此之外備實不知操曰夫英雄
 者胸懷大志腹隱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吐冲天地之志方可為英
 雄也玄德曰誰當之操以手指玄德後指自曰方今天下惟使君與
 操耳言未畢備以手中匙筋盡落於地霹靂雷聲大雨驟至操見玄
 德失筋便問曰為何失筋玄德答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一震之
 威乃至於此操曰雷乃天地陰陽擊搏之聲何為驚怕玄德曰備自
 幼懼雷聲恨無地而可避操乃冷笑以玄德為無用之人也曹操雖
 奸雄又被玄德掃過有詩曰

綠滿園林春已終曹劉對坐論英雄玉盤堆積青梅滿金盞飄香
 黃酒濃是筋落時知肺腑風雷吼處動心宵博前一語瞞曹操

鎖開衝走螿音龍

又蘇東坡詩曰

身外浮雲更有身區區雷電若為神山頭只作嬰兒哭多少人間

落筋人考證天下廬山最高有修行人在上看雲在山腰下聞霹

大兩方住見兩箇人撞入後園手提寶劍突入亭前左右皆營不住

操視之乃關張也原來二人城外射箭方回聽得玄德被張遼許褚

請將去了慌忙來相府打聽知在後園只恐有失故衝突而入却見

玄德與操對坐飲酒二人按劍不入曹操問二人何來雲長答曰聽

知丞相和兄飲酒特來舞劍以助一笑操知其意笑曰此非鴻門會

安用項莊項伯乎玄德亦笑操命取酒與二樊噲音快壓驚關張拜謝

頃更席散玄德辭歸而歸雲長曰險驚殺了我兩箇玄德以落筋事

說與關張關張不解玄德曰吾之學圃懼雷其理頗同曹操奸謀之

輩早晚必有人在此窺覷吾種菜之故欲使操知我無用失匙箭者

言音擗言我亦英雄矣予未能吞忽一聲雷震只說懼雷使操看我

女同小兒不相害也關張曰兄之高明遠見瞞過曹操也操次日又

請玄德扶頭釋義以頭正由今人飲酒過正飲間人報曰滿寵去體

察袁紹而回操召入問曰吾差汝去河北採訪民物何如寵曰民物

如故公孫瓚已被袁紹破了玄德曰愿聞其詳寵曰瓚與紹戰不利

退守冀州築城圍圈上建樓可高十丈名曰易京樓釋義云易京

樓在保定府雄縣境南臨易水漢公孫瓚據幽州有童謡曰燕南垂

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砥惟有此中可避音費以易京地當之乃築

城以自固營壘樓觀積穀三十萬以自守戰士出入不息或被

袁紹圍者衆將請救之瓚曰若救一人後之戰者只指望人救不肯

死戰因此袁紹兵來多有降者瓚勢孤求於張燕暗約舉火為號內

應外合正去下書差去人被袁紹擒之却來城外放火瓚自出戰伏

兵四起軍馬折其大半退守城中被袁紹穿地直入瓚所居之樓下

放火為號瓚無走路先殺妻子然後自縊音遂波一火焚之後史官

論公孫瓚

論曰自帝室王公之由皆生長脂腴不知稼穡其能厲行飭身卓然不羣者或未聞焉劉虞守道慕名以忠厚自牧美哉乎季漢之名宗子也若虞瓚無間同情共力糾人完聚蓄考證貢父曰按一字不成文理當有一表字保燕薊音之饒繕兵昭武以臨羣雄之隙音舍諸天運徵乎人文則古之休烈何遠之有

今袁紹得其瓚軍紹弟袁術在淮南驕傲過度不恤軍民眾皆背反術使人歸帝號與袁紹始於北方登基紹使人取王璽術約親送到見今棄淮南欲歸河北若二人協力急難收復乞丞相作急圖之玄德起身曰術若投紹必從徐州過備請一軍就半路絕擊術可擒矣操喜曰來日奏帝便教登程次日玄德面了君操差朱靈路昭引兵五萬令玄德總管去拏袁術玄德辭帝泣送之玄德到家星夜收拾軍器鞍馬掛了將軍印催督便行董承趕出十里長亭送玄德

玄德曰國舅寧耐其此行必有變豹自當馳書相報也承曰公宜掛念勿負帝心二人分別開張在馬上問曰兄今番出征如此慌速德曰吾乃籠中鳥網中魚此一行如魚入海馬上青霄不受籠網中之羈絆音也曹公只可同憂不可同樂若心一變死無地矣闕張慌催朱靈路昭軍馬速行時郭加考較錢糧方回知曹公已遣玄德進兵徐州慌入諫曰丞相令劉備督軍何意操曰欲截袁術耳程昱曰昔日劉備為豫州牧時某等來諫丞相不聽今日又與之兵乃放龍入海放虎歸山後欲治之其可得乎郭加曰備有雄才又得民心闕張皆有萬人之敵也以嘉觀之非又為人之下者其謀不可測也古人言一日縱敵萬世之患今以兵與之如虎添翼也丞相可察之操曰吾觀劉備閑中學圃醉後畏雷亦非成事業之人何憂之有程昱曰學圃者故瞞丞相耳畏雷聲者非其本情也丞相明照天下何被劉備瞞過操頓足曰吾被此人欺詐何人與吾生夜擒之一人昂

然而出曰某只用五百軍縛劉備關張獻於府下此人是誰且聽下
回分解

關雲長嚴斬車胄

要去趕玄德者乃虎賁音校尉許褚也操大喜遂令許褚帶領五百
軍馬連夜來趕却說關張正行之次只見塵頭起謂玄德曰此必是
曹公追兵至也遂下定營寨圍繞冷開張各執軍器立於兩邊許褚
至近見整嚴甲兵入見玄德玄德曰校尉來此何幹褚曰丞相命特
來請將軍回別有商議玄德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吾面君况又
象丞相之一語乎你回去替我稟覆丞相有程昱郭嘉累問我取金
帛不曾相贈因此於丞相前以謔言諧音我故令汝趕來擒吾吾若
是無仁義之輩就以處斫汝為肉泥吾音感丞相大恩未嘗忘也汝當
速回善言吞之許褚觀見關張以目視之連聲應諾而退遂行許褚
回見曹操將玄德言語細說了一遍操喚程昱郭嘉責之曰汝於劉

備處竟金帛音之德因此含冤於心每於吾前讒曰諧之此何理也程

昱郭嘉以頭頓於地曰丞相又被他瞞過了也操笑曰既彼去矣若
再追恐成怨乎不枉汝等汝等勿疑焉二人辭去此事曹公半疑半
信却說馬騰見玄德去了邊報又急亦回西涼州去了却說玄德兵
至徐州刺音史車胄出迎公宴了畢孫乾糜竺等都來參見回家探
視老小打聽袁術因奢侈太過雷薄陳蘭皆投嵩音山去了術勢甚
衰乃作書歸帝號於袁紹書曰

漢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携政在家門豪傑角逐分裂疆音宇此
與周之沒年七國分勢無異卒疆音者兼之耳袁氏受命當王

無與比高曹操欲扶衰拯音弱安能續絕命救已滅乎今納上帝

號請兄早即帝位共享萬世之洪基不可失此機會傳國璽續當

獻上弟術百拜

關雲長襲斬車胄

大勇雲長總聽耳鈴搖鐵騎



粗豪車胄立將頸血濺鋼刀



袁紹亦有篡國之心故令人召袁術術乃收拾人馬宮禁御用之物
先來奪徐州玄德知術來到乃引關張朱靈路昭五萬軍出正迎
着先鋒紀靈至張飛便不答話直取紀靈兩負將閉無十合張飛大
叫一聲鎗刺紀靈於馬下敗軍奔走袁術自引軍來聞玄德分三
路朱靈路昭在左關張在右玄德自引兵與術相見在門旗下責罵
曰汝反逆不道吾今欲奉明詔前來討汝汝當束手來降引見曹丞
相免你罪犯袁術罵曰織席編履小輩安敢輕我引兵趕來玄德退
步兩路軍殺出來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士卒逃亡不可勝計又
被嵩山雷薄陳蘭劫盡錢糧草料玄德追趕來袁術四下無路欲
回壽春又被羣盜所蔽術乃住於江亭只有千餘衆皆老弱之輩時
當盛暑糧食盡絕止有麥屑三十斛分派與軍士家人無食多有餓
死者術嫌飯粗不能下喉乃求蜜水止渴庖人曰止有血水安有蜜
水術坐於床上一大叫一聲倒於地下吐血斗餘而死時建安四年六

月也後人有詩曰

漢末刀兵起四方無端袁術太猖狂不思累世為公相便欲派身
作帝王強暴枉誇傳國璽驕奢妄說應天祥渴思蜜水無由得獨
卧空床吐血亡

論曰天命符驗可得而尤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大福者歸於
信順乎天事不以順雖強力廣謀不能得也謀不可得之事曰失
忠信變詐妄生矣况復苟肆行之其以欺天乎雖假符僭稱歸將
安所容哉

袁術已死姪袁胤將靈柩及妻子奔廬江來被徐璆暗盡殺之

玉璽赴許都獻曹操大喜封徐璆為高陵太守此時玉璽歸
說玄德知袁術已喪寫表申朝書呈曹操令朱靈路昭回許都留下
軍馬保守徐州玄德見一路人民流散隨處招諭復業來還徐州朱
靈路昭回許都見曹操說玄德留下軍馬曹公欲斬二人荀彧曰權

歸劉備二人亦無奈何操叱退二人荀彧曰可宜書與車胄就內圖
之操曰此計有理暗使人來見車胄傳曹操鈞旨隨即請陳登商議
此事登曰此事極易憑將軍神機何慮劉備可令軍伏於甕城邊只
作接劉備待馬來一刀斬之某在城上射住後軍大事濟矣即差
人去請玄德陳登回見父言車胄奉曹公鈞命欲殺劉使君瑀曰吾
兒先報玄德登曰兒子已定了計也瑀曰玄德仁人也登領父命來
報玄德正迎着關張報說如此如此原來關張先回來玄德在後張
飛聽得便要去斬殺雲長曰他伏甕城邊待你我殺去必然有失若
兄知必便不入徐州殺車胄我有一計乘夜間扮做曹公大軍到徐
州引車胄出迎襲而殺之張飛曰倘或不出如之奈何雲長曰別作
區處那部下軍原有曹公旗號衣甲都同當夜三更斗城上開門城
上問是誰衆應是曹丞相部下張文遠的人馬報知車胄急請陳
登議曰若不迎接誠恐有疑若出迎之倘或有奸詐胄乃上城曰言

黑夜難以分辨平明了相見城下答應只怕劉備知道即快開門看
看俄到五更城外一片聲叫開門車胄自披掛了上馬胄生得面如
紫瓊音拱手如網鈞挺古定刀引一千軍出城跑過吊橋車胄大呼文
遠何在中間關將提刀縱馬直迎車胄大喝一聲匹夫安敢懷心殺
玄德也車胄大驚戰未數合遮攔不住撥馬便回到吊橋邊城上陳
登亂箭射下車胄連城而走雲長趕來本要活捉手起一刀砍於馬
下雲長用刀割下首級提回望城上呼曰反賊車胄吾已殺之衆等
無冤投降免死諸軍棄甲拋戈拜於地上軍民皆安雲長將胄頭去
迎玄德後人有詩曰

粗豪車胄運機籌要害仁慈劉豫州賴得雲長施義勇青龍刀劈

亂臣頭音劈

雲長來見玄德具言車胄欲害之事今已斬首玄德大驚曰曹公兵
來如之奈何雲長曰吾與張飛迎之玄德懊悔不已遂入徐州百姓

父老伏道而接玄德到府尋張飛已將胄全家誅殺玄德曰曹公
心腹之人殺了如何肯休然後與兵來問罪將何以解陳登曰某有
一計可退曹公其計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曹公分兵拒袁紹

玄德問陳登求計登曰曹操所懼者袁紹也虎踞冀青幽并三
甲軍士有百萬文官武將不可勝數可寫書呈差人往冀州袁紹處
下書求救可敵曹操玄德曰雖識此人未嘗有恩今又併了他兄弟
如何肯相助登曰此間有一養老官人桓帝朝為尚書乃康城高密
人也姓鄭名玄此人乃與袁紹二世通家若得此人一書必相助耳
玄德遂同陳登親往鄭玄家拜求書鄭玄欣然寫之玄德差孫乾往
袁紹處下書袁紹備細問徐州之事孫乾一一說了一遍呈上書其
書曰

伏聞漢道凋零奸臣強暴外無匡扶之柱石內無伏策之棟梁

臣曹操繼帝許都社稷傾危生靈塗炭惟明公世居相府天下
之君大旱而地雲霓如人溺以思天日倘與劉玄德協力同心共
立伊尹周公之蹟名垂青史萬代不墜區區之志願願察焉

紹覽畢曰劉備滅吾兄弟當復其讐孫乾曰此乃曹公之所使不得
不容耳紹曰吾聞玄德世之傑士吾當救之遂聚文武官僚商議與
兵遂取許昌保駕勤王誅滅曹操反賊一人出班諫曰其人英雄見
識高明鉅鹿人也姓田名豐字元浩乃帳下第一箇謀士豐曰兵起
連年百姓疲敝倉廩無積賊後方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人獻捷
天子務農逸民若不得通乃表稱曹氏隔我王路然後盡提

賜潛營河內增益舟船繕置器械分遣精兵屯扎邊鄙令彼不得安
逸三年之中大事可望而定也又一謀士曰不然紹視其人忠烈據
慨相貌端莊魏郡人也姓審名配字正南配曰兵書之法十圍五
敵則能戰今以明公之神武跨河朔之強暴以伐曹操易如反掌何

高壘抗衡天濶雲連排陣馬

曹操分兵拒袁紹



分兵拒守秋深風捲渡河旗



必區區遷延日月不取後難圖也又一謀士廣平人也姓組名授出
曰蓋救亂除暴謂之義兵恃眾憑強謂之驕兵兵義無敵驕者先
曹操迎天子安營許都今舉兵南向於義則違且妙勝之策不在
暴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豈比公孫瓚坐受困者不同今棄

之策而與無名之兵竊為明公懼之言未畢謀士郭圖出曰

武王伐紂考證

按史記云周武王各發文王之子聞商紂無道紂喪

帶自焚于火而死武王斬紂頭懸於太白之不為不義况兵加曹操

豈曰無名以公今日之彊軍士精練將帥奮勇君不及時早定大業

慮之失也所謂天與不取反招其禍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亡監

軍之計計在持牢而非見時知其應變也愿主公從鄭尚書之言請

與劉備共仗大義勦滅操賊上合天意下順民情明公羊之田豐沮

授堅執不肯與兵密配郭圖力勸起兵四人爭論未定忽然許似有

誌成二人自外而入紹曰許荀二人多有見識且看二人如何

二人施禮畢紹曰鄭尚書令我起兵救劉備滅曹操起兵的是不起

兵的是二人素與田豐沮授不和却與審配郭圖最好以目觀之田

豐沮授低頭不語審郭以目送之二人應聲言曰天與不取反受其

殃若不動兵操亦至矣紹曰二人所見正合吾心便商議興兵斷論

此一節可見紹有謀無斷手下謀紹令孫乾先回書吞我這裏一面

土大臣互相不和安有以敗者也起兵你那里亦作准催孫乾回報玄德紹令審配逢紀為統軍田豐

荀諶許攸為謀士顏良文醜為將軍起馬軍二萬步軍八萬共該精

兵十萬徐徐養力遙望黎陽進發黎陽漢之縣名今濬州也却說

曹操在許都人報劉備殺了車胄據住徐州結連袁紹今起兵前

來攻許都可作急拒敵曹公急聚謀士商議此時北海太守孔融陸

為將軍見在許都隨朝聽知袁紹動兵來到亦來相府上言曰紹勢

大不可輕敵不宜加兵只可求和操問眾謀士曰和與戰孰利荀彧

曰袁紹無用之人耳何必求和孔融曰先生錯矣吾觀袁紹士廣民

強田豐許攸為智謀之士。加之審配逢紀盡忠臣也。又顏良文醜勇冠三軍。其餘沮授郭圖高覽張郃淳于瓊等輩皆世之名士。何以謂紹為無用之徒耳。或笑曰。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無心。此數人者。勢不相容。必生內變。顏良文醜匹夫之勇。一戰而可擒也。其餘碌碌等輩。縱有百萬。何足道哉。是以知表紹無用之徒耳。孔融然操大笑曰。皆不出荀文若之料耳。喚前後兩營軍官聽命。差前軍劉岱。後軍王忠。同引兵五萬。打丞相旗號。去徐州擒劉備。操自引大軍二十萬。進黎陽拒表。程昱曰。恐劉岱王忠不稱其使。操曰。吾亦知非劉備敵手。權且虛張聲勢。分付不可輕進。待我破了表紹。再勒兵來破劉備矣。劉岱王忠領兵去了。却說曹公引兵離許都至黎陽。兩軍隔八十里。各自深溝高壘。緊護不戰。操亦不敢輕進。自八月至十月。原來許攸不平。審配領兵沮授。又恨紹不用其謀。遞相不和。

進取。袁紹心懷疑惑。不思進兵。因此曹公喚呂布。手下降將威

霸守把。私于禁李典屯兵河上。釋義河上。齊景公時。晉伐阿。而

地。即滄德二州。此界。曹仁總督大軍。屯於官渡。釋義官渡。城名。在河南

持於官渡。日即此。操自引一軍回許都。却說劉岱王忠。引五萬軍離徐州一

百里下寨。中軍虛打噪進。號未敢進兵。只打聽河北聲息。曹公差人

催攻徐州。原來玄德也不知操在何處。未敢擅動。只得等河北消息。

劉岱王忠在寨中商議。岱曰。丞相催併攻城。你可先去。王忠曰。丞相

先差你。岱曰。我是主將。忠曰。我和你一般名爵。同引兵去。二人相推

使曰。你兩箇拈鬪。拈着的便去。王忠拈着先字。便去。分軍為一半。

來攻徐州。未知勝負如何。

關張擒劉岱王忠

到來誰城不遠。請陳登商議。玄德曰。表本初。在黎陽。爭奈謀臣不和。因此不進。曹操不知在何處。

重困孤城水木萬家珠戶暗

關張擒劉岱王忠素將



生擒大將刀兵千騎鐵衣明



黎陽軍中無探認旗。此城外却有他慢帳。未見端的。登曰。曹公詭計百出。必以河北為重。親自監督。故不建旗號。令在此設帳。中間進兵必無曹公。玄德曰。兩兄弟誰可探聽。虛實。飛曰。小弟忽往。玄德曰。汝為人躁暴。不可去。飛曰。便是。有曹操也。掣將來。玄德曰。不然。操必為賊。托天子明詔。征進四方。各正言順。我若與他抗拒。便是造反。飛曰。若如此論時。只束手待他。玄德曰。非也。如今袁本初未見。劫之。力倘惡了他。盡起大兵來。我等死無門路矣。飛曰。長別人銳氣。滅自己威風。玄德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知己不知彼。一勝一負。不知己不知彼。百戰百敗。此萬古不易之理也。吾料自己城地無糧。食且軍士皆操先領者。非操之勁敵也。所恃者。惟本初耳。未勝不敢妄動。雲長曰。亦不可坐守待死。弟親往觀其動靜。玄德曰。雲長片去。我且放心。於是雲長引三千人馬。出徐州來敵王忠王忠先自怯戰。又值初冬。陰雲布合。雪花亂飄。軍馬皆冒雪布陣。雲長驟馬提刀而出。陣前

與王忠各話。忠曰。丞相到此。緣何不降。雲長曰。請丞相出陣。我自有一話說。忠曰。丞相豈和你一般。關將大怒。縱馬向前。思挺鎗來迎。兩馬相交。關將撥馬刺斜便走。忠趕來。轉過山坡。關公撥馬回來。大叫一聲。舞刀直取。王忠攔截不住。撥回馬便走。關公左手倒提寶刀。使用右手揪住王忠勒甲絛。拖下鞍轡。橫擔於馬上。回本陣來。兩軍吶喊。王忠軍走。諸軍趕上。奪得百十匹馬。其餘奔走。關公叫休。匙縛綁王忠回徐州。來見玄德。押在廳下。玄德問。爾乃何人。見為何職。敢詐稱曹丞相。忠曰。焉敢有詐。奉命教我。虛張聲勢。以為疑兵。丞相並無在內。近在黎陽。催併前來。忠實非將軍之敵手。玄德教付衣服。囚食且暫監下。待捉了劉岱。商議。關將曰。某知有和解之意。故生擒。不厭之。玄德曰。吾恐翼德躁暴。殺了王忠。故不教去。此等人殺之無益。留之可解。和張飛曰。二哥捉了王忠。我去生擒劉岱來。玄德曰。劉岱昔為兗州刺史。虎牢關伐董卓時。也是一鎮諸侯。今日為前軍。不可

輕敵飛曰量此等之輩何足道哉我也似二哥生擒將來便了玄德
曰只恐你壞了他性命快我大事飛曰如殺了我償他命玄德遂與
軍三千跟將去飛引兵前進却說王忠被生擒劉岱知道堅守不出
張飛每日在寨前叫罵岱聽知是張飛越不敢出飛守了數日又岱
不出心生一計教手下傳軍令今夜二更去劫寨柵柵日間却在帳
中飲酒詐推醉尋軍士風流罪過痛打一頓縛在營中張飛曰待我
上馬將來祭旗暗使左右故意寬鬆軍士得脫偷走出營通報劉岱
張飛自使人暗地裏覓視望見過去了飛却分兵三路中間使三十
餘人劫寨放火兩路軍却寨出寨後看火起為號劉岱見降卒身體
皆損並聽其說虛剗空寨却在寨外埋伏是夜飛自引精兵先斷岱
後路中路三十餘人搶入寨放火劉岱埋伏軍入却不見人張飛兵
二路一擊劉岱自亂正不知飛兵多少各自潰散劉岱引一隊殘兵
軍馬奪路而走正撞見張飛狹路相逢急難迴避交馬只一合便投

劉岱餘皆投降使人先報入徐州玄德聞之謂雲長曰翼德自來粗
鹵今亦用智謀吾無憂矣玄德親自出廓迎之飛曰哥哥道我操
今日如何玄德曰不用言語激尔如何可使機謀飛大笑玄德見縛
劉岱過來慌下馬解其縛曰小弟張飛候有冒瀆恕罪迎請入徐州
放出王忠一同管待玄德曰昨因車胃欲害劉備不容不誅丞相錯
見疑劉備反故遣二將軍前來問罪備前受丞相大恩常思報吞恨
無用命之路安敢反朝廷也二將軍至許都望用片言替備分訴備
等之幸也劉岱王忠拜謝曰深荷使君不殺之恩當於丞相馬送
以其兩家老小保使君無反心也玄德拜謝次日盡還原領軍馬送
出廓劉岱王忠行不上十餘里一棒鼓響張飛攔路大喝曰我哥哥
忒特沒分曉投住賊臣如何又放了說得劉岱王忠在馬上發顛頭
張飛睜眼挺鎗便來背役一人飛馬大叫不得無禮視之乃雲長也
劉岱王忠方纔放心雲長曰既然兄長放了汝又如何不遵法令飛

曰今番放了。下次又來。云長曰待他再來殺之未遲。劉岱王忠連聲告退曰便丞相誅我三族也不來了。望將軍寬恕。飛曰便是。操自來殺他片甲不回。今番權且寄下。你兩顆頭劉岱王忠抱頭鼠竄而去。
補註此乃玄德之計耳。雲長翼德自回關。雲長見玄德曰曹操必然還來。孫乾與玄德曰徐州受敵之地不可久居。不若分兵屯小沛。守下邳。為倚角之勢。以防曹操。玄德用其言。令雲長守下邳。就將甘糜二夫人往下邳。甘夫人乃小沛人也。
補註劉禪之母糜夫人乃糜竺之妹也。孫乾簡雍糜竺糜芳守徐州。玄德與關張屯小沛。劉岱王忠回見曹公。盡言劉備不反之事。操怒罵辱國之徒。留爾何用。喝令左右推轉斬訖。報來劉岱王忠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禰衡裸體罵曹操

曹公命推出斬之。孔融至教留人見曹公曰劉岱王忠非劉備敵手。故遭擒之。若斬此二人恐失將士之心。人亦謂丞相不明也。操怒免

死。黜罷爵祿。操欲自起兵伐之。孔融曰方今隆冬盛寒未可動兵。待

來春未為晚矣。張繡劉表亦可使人招安其人必來降矣。操然其言

破劉備且待凍消春暖先遣二使招安劉表。張繡操遣劉曄為使

往說張繡。劉曄至襄城先見賈詡。詡陳說曹公盛德有漢高祖之風

賈詡大喜留劉曄於家中。次日來見張繡說曹公遣劉曄招安之事

正議間忽報袁紹有使至命入。投下書信亦是招安張繡。詡問使曰

近聞與兵破曹操勝負如何。使曰隆冬寒月權且罷兵。荆州劉表與

將軍有國士之風故來相請耳。詡大笑曰汝可使回見本初。弟兄

弟尚不能相容何能容天下國士乎。當面扯碎書叱退使。張繡曰方

今袁強曹弱今毀書叱使袁紹若至當如之何。詡曰不如去後曹操

繡曰先與操有讐何能收留乎。詡曰後曹其便有三夫曹公奉天子

明詔征伐天下其宜從一也。袁紹雖強我少從之必不以我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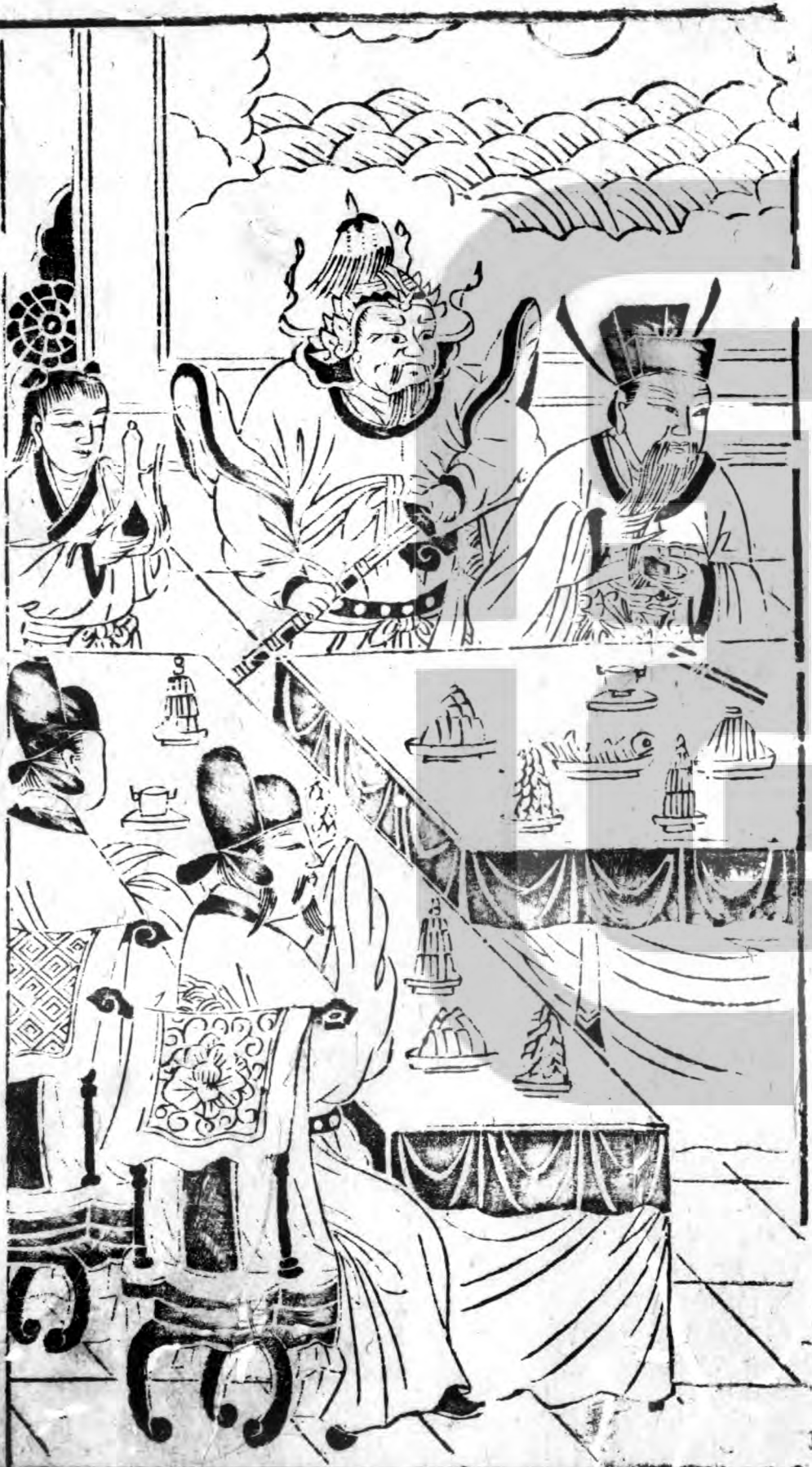
曹公雖弱得我必喜共宜從二也。曹公五霸之志必釋私怨以明

兄弟不和致人疑

袒裼裸裎披摑心旌懸大漢
 稱衡裸体罵曹操



叱名呼姓縱橫舌劍斬奸曹



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惟愿將軍無疑焉。張繡曰：乃聽君言，請劉曄相見，謂回家請劉曄與繡相見。曄、繡、曹公之德，若說舊怨，安肯使其來結好將軍乎？於是盡醉。張繡并賈詡等往許都降曹公。繡拜於階下，操慌自扶之，執其手曰：有小過失，勿記於心。繡再拜，操與繡盡日飲宴，封繡為揚武將軍，封賈詡為執金吾使，却說荊州使命回說劉表懷疑不決，未肯歸順。繡曰：某作一書，可請能言會說之士，前事必諧矣。孔融曰：某家有一人，乃平原人也，姓禰，字正平，才學極高，只是不能容物，出語傷人，幾番欲薦於丞相，誠恐此人冒瀆舊和劉表交游甚厚，可令此人去操使喚，至禮畢，操不命坐，祇衡仰面嘆曰：天地雖濶，何無一人也。操曰：吾手下有數十人，當世之英雄，何謂無人也？衡曰：願聞一言，其才能，操曰：荀彧、荀攸、許褚、李典、樂進勇，不可當岑彭、馬武。士雖蕭何、陳平，不可及也。張遼、許褚、李典、樂進勇，不可當岑彭、馬武，不可比也。呂虔、滿寵為從事，于禁、徐晃為先鋒，夏侯惇天下之奇才。

曹子孝世間之福將安得無人也。衡笑曰：公言差矣。以此等人物，吾盡識之。荀彧可使得用，喪問疾，荀攸可使得守墓，看墳，程昱可使得關門，郭嘉可使得白詞，念詩，張遼可使得擊鼓，鳴金，許褚可使得牧牛，放馬，樂進可使得取狀，讀招，李典可使得傳書，送檄，呂典可使得磨刀，鑄劍，滿寵可使得飲酒，食糟，于禁可使得負枚，築墻，徐晃可使得屠猪，殺狗，夏侯惇稱為完體將軍。曹子孝呼為要錢太守，其餘皆是衣架飯囊，酒桶肉袋耳。操怒曰：汝有何能？衡曰：天文地理之書，無一不通，九流三教之事，無所不曉。上可以致君為堯舜，下可以配德為孔顏。宵中隱治國安民之方，豈可與俗子談論乎？時止有張遼在側，掣劍欲斬之。操曰：不可。吾正少一鼓吏，早晚朝賀宴享，可令禰衡充此職。衡不推辭，應聲而去。孔融亦惶恐而退。遼曰：此等小輩，出言不遜，何不殺之？操曰：此人素有虛名，遠近所聞，今日殺之，天下人言孤不能容物耳。禰衡自以為能，故令為鼓吏。以辰之時，建安五年八月初朝賀，操於省廳上大

宴賓客令鼓吏搥查音詘舊吏云朝賀搥鼓必換新衣衡穿舊衣而入
 遂擊鼓為漁陽三搥音節殊妙坐而聽之莫不慷慨左右喝曰何不
 更衣衡當面脫下破舊衣服裸體而立渾身皆露座客皆掩面衡乃
 徐徐着褲顏色不改復擊鼓三搥補註至今有漁陽三搥操叱曰廟堂
 之中何太無禮衡曰欺君罔上以此無禮吾露父母之形以顯貞潔
 之人操曰汝為清潔之人何人污濁衡曰汝不識賢愚是眼濁也不
 讀詩書是口濁也不納忠言是耳濁也不通古今是身濁也不容諸
 侯是腹濁也常懷篡逆是心濁也吾乃天下之名士用為鼓吏是猶
 陽貨害仲尼臧倉毀孟子耳欲成王霸之業而如此輕人真匹夫也
 左右皆欲斬之操笑曰吾殺豎子是殺雀鼠耳令汝往荊州為使如
 劉表來降便用汝為公卿衡不肯往搥於備馬三匹令二人扶而去
 之却教手下文武整酒於東門外送路以顯威權荀彧曰如禰衡來
 不可起身衡至下馬入見眾皆日端坐衡放聲大哭荀彧問曰汝為何

狂言取禍

去行而哭之衡曰行於死柩之中如何不哭眾皆曰吾等是死屍汝
 乃無頭狂鬼耳衡曰吾乃漢朝之臣不作曹瞞之黨眾欲殺之荀彧
 急止之曰丞相向者比鼠雀之輩而不殺吾等空活下耳衡曰吾乃
 鼠雀尚有人性汝等真螺虫耳眾恨而散衡至荊州見劉表畢雖誦
 德未竟譏諷表不喜令去江夏見黃祖祖不通經典心性甚急有人問
 表曰禰衡戲謔主公何不殺之表曰禰衡數辱曹操操不殺者收天
 下人之心故令作使於我欲借我手殺之以為我害賢而陷我於不
 義也吾今遣去見黃祖使操知我有識也蒯越蔡瑁暗盡稱其善特
 袁紹亦遣使至令使下於館驛次日問眾文武曰袁本初又遣使來
 曹操又差禰衡在此當從何使從事中即將韓嵩進曰今兩雄相持
 天下其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為乘此破敵可也如其不然願將軍擇
 其善者從之今曹公善能用兵賢俊多歸其勢必先取袁紹然後移
 兵向江東恐將軍不能禦也莫若舉荊州以附曹公曹公必然重待

將軍也此乃萬全策也。表狐疑未決語嵩曰汝且去許都觀其動靜却作商議。嵩曰聖達節次守節釋義。達節者設紂暴虐伯夷不食周

守節者食人之祿不避其難至死不更改曰守節。嵩守節者也。夫君臣各有定分以死守之

有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將軍若能上順天子下從曹公使嵩

可也。如持疑未定嵩到京師賜嵩一官。若不獲歸則成天子之臣將

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去聲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復得為將軍死也。

望三思之無以負嵩表曰汝且先往觀之吾別有高論。嵩辭表到許

都見曹操操遂拜嵩為侍中領零陵太守遣回荊州說劉表荀彧曰

韓嵩來觀動靜未有微功重加此職。禰衡又無音耗丞相遣而不問

何也。操曰禰衡辱吾太甚故借劉表手殺之何必再問也。或服其高

論嵩回見表稱頌朝廷盛德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曰汝懷二心也

斬之。嵩大叫曰將軍負嵩高不負將軍。崩良曰高本去先有此言

劉表遂放之入報黃祖斬了禰衡表問其故對曰黃祖與禰衡仁

人共飲皆醉祖問衡曰君在許都有何人物。衡曰大兒孔文舉小

揚德祖除此二人別無人物。祖曰似我如何。衡曰汝似廟中之神

受祭祀恨無靈驗矣。祖大怒汝以我為泥土偶人耳遂斬之。衡至死

大罵不絕。胡曾詩曰

黃祖才非長者儔。禰衡珠碎此江頭。今來鸚鵡洲邊過。惟有無情

碧水流。

贊曰情志既動篇辭為貴。抽心呈貌非彫非蔚。殊狀共離同聲異

氣。言觀麗則永監姪費。

劉表聞衡死亦嗟呀不已。令葬鸚鵡洲邊。釋義鸚鵡洲在蒲城南跨

黃祖殺禰衡處。衡嘗釋義城西大江中尾直黃

鸚鵡賦故遇害之地得名。因此不順曹操。操在許昌聽知禰衡受

害大矣。曰舌劍反自誅矣。便欲四兵問罪於劉表。未知若何。且聽下

回分解。

曹孟德三勘吉平

曹孟德三勘吉平

曹孟德三勘吉平

曹孟德三勘吉平

三受鞭笞任是刑繁心不變

曹孟德三劫三吉平



四分肢體雖然身碎節應全



操便欲與兵荀彧諫曰。袁紹未平。劉備未滅。而欲領兵江漢。是猶捨心腹而顧手足耶。可先滅袁紹。後滅劉備。江漢可一掃而平矣。操後之。且說董承自從劉玄德去後。二夜與王子服等商議。無計所施。自元旦朝賀處。見曹操傲慢公卿。因此感病回家。一卧不起。帝知國舅染病。令隨朝太醫前去醫治。此人乃洛陽人也。姓吉。名太。字稱平。人皆呼為吉平。當時之名醫。平來到董承宅上。用藥調治。數日漸可。平旦夕不離。常見董承長吁短嘆。不敢問。時值元宵。吉平辭去。承留住二人共飲。飲至數十盃。董承覺困倦。就和衣而睡。忽報王子服等四人至。承出接入。服曰。大事諧矣。承曰。愿聞其說。服曰。劉表結連袁紹。起兵五十萬。兵分十路。殺來馬騰。結連韓遂。起西涼軍。七二十萬。從北殺來。見今曹公盡起許昌軍馬。分頭迎敵。城中空虛。何不起五家僮僕。可得千餘人。乘今日府中大宴慶賀元宵。不可失此機會。將密圍住。突入殺之。萬民亦相助矣。承曰。愿從君言。隨即傳令喚家奴。

人收拾戰器。承亦自披掛綽鎗上馬。約會都在內門前。扣會同時進兵。夜至二鼓。眾兵皆至。董承手提寶劍。從步直入。見操設宴後堂。犬吠。操賊休走。一劍剝去。隨手而倒。霎然響來。乃南柯一夢。口中猶罵操賊不止。一人向前叫曰。汝欲害曹公乎。承開目視之。乃吉平也。承驚懼不能答。吉平曰。國舅休慌。某雖出於曹公之門。心中未嘗忘漢。某終日見國舅嗟呀不足。不敢動問。却纔夢中之言。以見真情。幸無藏匿。倘有用某之處。雖滅九族。亦無後悔。承掩面而哭曰。只恐使汝來試我乎。吾不敢盡情告之。平遂咬下一指。以為盟誓。承方驚取出衣帶詔。令平視之。備細說了。今謀望不成者。乃劉玄德馬騰各自去了。無計可施。因此感而成疾。平曰。亦不消諸公用心。操賊一命。只在某手裏。早晚必取之。承問其故。平曰。操賊常患頭風。痛入腦髓。纔一舉發。便召某醫治。如早晚有召。只用一服毒藥。必然死矣。何必舉刀兵乎。承曰。若得如此力。救漢朝社稷者。皆在君手。吉平辭而歸之。承

臣不密則一身机事
不密則害成

心中暗喜忽然步入後堂見家奴秦慶童共侍妾雲英在於暗處私
語承大怒喚左右捉下欲殺之夫人勸免其死各人杖脊四十將慶
童鎖於冷房慶童恨承黃夜將鐵鎖扭斷跳牆而出遂入曹操府中
告有機密事操喚入靜室問之慶童云王子服吳子蘭种輯吳碩馬
騰六人商議必然謀丞相承將出白絹六尺畫字不知寫道甚的近
日吉平咬指為誓我也曾見曹操留秦慶童於府中藏之董承將謂
逃往他方去了次日曹公詐患頭風召吉平入用藥吉平自思曰此
賊命合休矣暗藏毒藥入府操卧於床榻之上平下藥平曰此病
可一服即愈教取銀銚音調當面煎之藥已半乾平使上毒藥親自
送上操知有毒故遲慢不服平曰乘熱服之少汗即愈操起曰汝既
讀儒書必知礼義平曰安得不知操曰若有疾飲藥臣先嘗之又有
疾飲藥子先嘗之汝為我心腹之人何不先嘗而後進平曰藥皆真
藥何必先嘗平知事已泄縱步向前扯住操耳而灌之推跌於地磚

操未及言左右將平執下操曰吾豈有疾試汝果有此心
喚二十箇精壯獄卒執平來後園拷問操坐於亭上將平縛倒而問
之吉平面不改容畧無懼怯操笑曰量汝是個醫人托身於吾之門
牆安敢下毒害我必是有人唆使你来你說出那人吾便饒你平叱
之曰汝乃欺君罔上之賊天下誰不欲殺之豈獨我乎操再三磨問
平怒曰吾欲殺汝故托身於汝門下安有人使我来今事不成惟死
而已操怒教獄卒痛打平亦不叫打到兩箇時辰皮開肉裂血流滿
階操恐打死無可對證令獄卒揪去靜處權且將息傳令次日請大
臣赴宴惟董承托病不来王子服等皆恐生疑俱至操於後堂設席
酒行數巡曰筵中無可為樂權於衆官醒酒教二十箇獄卒與吾牽
來衆官只見一具重枷枷吉平於階下操曰衆官不知此人結連惡
黨欲反背朝廷謀害曹某今日天賜請聽口詞操教先打一頓昏絕
於地噴水噴面吉平睜目切齒而罵曰操賊不殺我更待何時操曰

據此情非汝所為。可速指出吾免你罪。平曰：汝情過王莽，佞勝董卓。天下人皆欲爭啖汝，何止吉平乎？操怒曰：先有七人，和你共八人，耶平只是大罵。王子服等面面相覷，坐如針氈。操教一面打，一面噴平，並無求饒之意。操見不招，且教亭士操起出外，使人回報曰：教眾官且散，留王子服、吳子蘭、吳碩、種輯四人夜宴。四魂不附體，眾已散去。操再請回四人。操曰：本不相留，爭奈有事相問。四人下塔。操曰：汝四人不知與董承商議何事？子服曰：無非只是人情禮樂而已。操曰：絹中寫着何事？子服等皆諱。操教喚出慶童對證。子服曰：汝於何處見來？慶童曰：你回避了眾人。六人在一處畫字，如何領得子服曰：此賊與國舅侍妾通姦，被責誣，主不可聽也。操曰：吉平下毒，非董承所使，為誰？子服等皆言不知。操曰：今晚自官尚猶可也，若待事發，其笑誰容？子服皆言並無此事。操叱左右監下。操次日領十餘人，迳投董承家探病，承只得出迎。操曰：緣何夜來不赴宴？承曰：微疾未痊，安敢

輕出。操曰：此是憂國之病耳。承愕然。操坐定曰：國舅近知吉平乎？承曰：不知。操冷笑曰：國舅如何不知？喚左右牽來與國舅起病。承舉措無地，頃更三十獄卒，推至塔下。此三勘吉平，未知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曹操勒死董貴妃

吉平於塔下大罵曰：欺君逆賊，操指曰：此人曾攀下王子服等四人矣，吾已挈獲了。下廷尉，尚有一人未曾捉獲。承不敢問。操曰：誰使汝藥？吾來平曰：有。操曰：吾今便放了。你平曰：天使我來殺逆賊。操怒，教打身上無容刑之處。承在座觀之，心如刀切。操又問平曰：你原有十指，今如何只有九指？平曰：爵以為誓，誓殺國賊。操教取截刀來就塔下截去。九指。操曰：一發截了，教你為誓。平曰：尚有口可以吞賊，有舌可以斬賊。操令割其舌。平曰：勿割吾舌，今熬不過了也。只得從實告之。操曰：如此，亦留殘疾之人。平曰：汝釋吾縛，吾自捉同謀之人獻出。

平遭狼毒黃梁一夢恨沉沉



曹操勒死董貴妃
父侍龍顏紅粉六宮嬌滴滴



操曰釋之何碍。平欠身望闕拜曰。臣不能與國家除此賊。乃天數也。拜畢。撞堦而死。操令分其肢體。號令。特建安五年春正月也。史官有詩曰。

奮然與義膽。應不為功名。嚼指圖國賊。捐身救董承。有謀親進藥。豈懼獨遭刑。至死心如鐵。誰人以言平。

操見吉平已死。教左右牽過秦慶童至面前。操曰。國舅認得此人否。承大怒。逃奴在此。便欲誅之。操曰。不可。下手他。自告謀反。今來對證。何敢如此。承曰。丞相何故聽逃奴一面之說。以誣董承也。操曰。王子服等。吾已擒下。皆招證明白。汝尚抗拒乎。承曰。丞相何以言相逼也。操喚左右。挈下。便差二十人去董承卧房內搜尋。不多時。搜出衣帶。詔并義狀。操看了。笑曰。鼠賊安敢如此。全家良賊。盡皆監下。伏教走透。一箇操回府聚眾謀士。操出詔令荀彧看。彧曰。明公今欲何如。操曰。據此情理。正合誅其君。而吊其民。擇有德者而立之。彧曰。主公可

操亦慘極

威鎮四海。號令天下。有蓋有漢家苗裔。故也。征討有名。賞罰有制。古往今來。以絕議論。操曰。欲將董承等四家誅之。必欲得正惡。以示眾。彧曰。丞相之意。若何。操曰。不誣之。反豈得誅族乎。彧曰。事已至此。釋之。恐難。操意遂決。連夜收王子服等老小入官。明正反逆之罪。次日押送各門處斬。良賤皆死七百餘人。城中官民無不下淚。操帶劍入宮。來殺董貴妃。靜軒有詩。斷曰。

詐魏朝

討逆無成禍已招。冤魂七百恨難消。非因曹賊多機變。只為天公貴妃乃董承親女。帝幸之。有五月。子當日帝在後宮中。正與伏皇。亡論董承之事。並無音耗。不知如何。忽見曹操帶劍而入。帝驚得魂魄離體。操曰。董承如此謀反。陛下。否。帝曰。董卓已誅了。操曰。不是。董卓是董承。帝乃戰慄。朕躬不知。操曰。忘了。破指脩詔。帝不能答。操令武士去擒董貴妃。操曰。一人造反。九族皆誅。怒喝牽去。斬之。帝告

擇惡不戒董卓

擇惡不戒董卓

曰董貴妃五箇月身孕望丞相見憐操叱之曰若非天敗吾已滅門矣尚留此女為吾後患后告曰貶之冷宮待分娩了殺之未遲操曰汝欲留此逆種與母報讎帝泣告乞全屍而死勿令彰露操教取白練至於面前帝曰卿於九泉之勿怨朕躬言訖淚下如雨操怒曰猶作兒女嬌態也速令武士牽軻死於宮門之外靜軒詩曰
阪扈音強臣震主威美八魂逐落花飛目中天子同兒戲何况區區董貴妃

操遂喚監官囑曰但有外戚內族不自稟奉於吾者輒入宮門者腰斬之守禦不嚴者罪同曾與董承來往者並黜退重者類入逆黨論似此不可勝數皆被其害自此許都內外官員莫敢交頭接耳曹公揆心腹人三千充御林軍令曹洪總領之操與荀彧曰今我董承等千餘人去吾心腹大患尚有馬騰劉備亦在此數不可不誅彧曰馬騰見屯軍於西涼未可輕取但以書慰勞勿使生疑焉徐徐誘入京

圖之可也劉備見在徐州分布掎角之勢亦不可輕敵操曰何為未可也彧曰與明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屯兵官渡常有圖許都之心一旦若東征劉備備必求救於袁紹若紹乘虛而讓何以當之操曰非也彼劉備乃人傑也今若不擊之待其羽翼養成急難搖動必為後患袁紹雖有大志事多懷疑不決必不動也何必憂乎彧曰紹雖不才田豐沮授審配郭圖許攸連紀之輩皆有奇謀高見倘紹信之為禍不輕矣操猶豫未決見郭嘉自外而入操問曰吾欲東征劉備爭奈有袁紹之憂未可動也嘉曰紹性遲而多疑未決他手下謀士名相妬忌何必憂之劉備目今新整軍兵眾心未服丞相引精六一戰而可定也操大喜曰此機正合吾意遂起大軍二十萬東征劉備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玄德匹馬奔冀州

却說曹公分兵五路來徐州細作探知報入徐州孫乾迺來下邳先

助操為虐者郭嘉也可恨

匹馬長行啼鳥驚殘春夢破

玄德匹馬奔冀州



隻身遠涉飛花舞送晚雲愁



報關公。次日去小沛報知玄德。玄德慌與孫乾等商議。乾曰：「必須求救於袁紹，方可解圍。」玄德即時脩書，便遣孫乾至河北見田豐。其言此事。豐曰：「明日見主公，即當商議。」次日引孫乾入見紹。紹出形容憔悴，衣冠不整。豐曰：「今日主公何故如此？」紹曰：「某將死矣。」豐曰：「主公縱橫天下，何故出此言也？」紹曰：「吾命在旦夕，豈暇論他事也？」豐曰：「主公如此言，是何意？」故紹曰：「吾生五子，惟最小者極快吾意。今患疥瘡，將欲垂命。吾有何心用兵乎？」豐曰：「目今曹操起兵東征，許昌空虛。若將義兵乘虛而入，上可以保天子，下可以保萬民，誠國家之萬幸。諺語云：天與勿取，反招其咎。某願明公詳察焉。」紹曰：「吾亦知如此最好爭，奈我心中恍惚，去之不利。」豐曰：「何恍惚之有？」紹曰：「五子之中，惟有此子生得最異，倘有疎虞，悔之晚矣。」與孫乾曰：「汝回見玄德，可言此事，恐不如意，便來相投。吾自有相助之處。」田豐以杖擊地曰：「可惜，錯過。又嘆曰：遭此難遇之時，惟有嬰兒之病，失此機會，人事去矣。」可

痛惜哉。以脚頓地而亡。孫乾見紹不肯起兵，連夜回小沛見玄德。具說此事。玄德乃大哭曰：「似此若何？」張飛曰：「哥哥勿憂，兄弟獻一妙計，必破曹公。」操兵若來，必然困乏，不等他來，下住寨。先去劫寨。玄德曰：「素以汝為一勇夫耳。前者捉劉岱，果有此妙策。今獻此計，吾弟亦按兵法甚好甚好。操若遠來，必然便成此計。當晚去劫寨。商議已定。却說曹公引大軍往小沛來。正行之間，狂風驟至。曹公馬前忽一聲響，亮大風吹折牙旗一面。操曰：「作怪，便教軍兵且住。」喚謀士問吉凶。操自己主張了，只看謀士所見，同與不同。操言風吹折牙旗之兆，荀彧曰：「風自何方來，吹折甚顏色旗？」操曰：「風自東南方來，吹折角上牙旗。」雙旗為門操曰：「青紅二色，或曰不主別事。今夜劉備必來劫寨。」操點頭，忽毛玠入見曰：「適纔東南方牙旗被風吹折，今夜必主有人劫寨。」靜軒有詩嘆曰：「仁心帝胃勢孤窮，全仗分兵劫寨功。爭奈折旗先有此，老天何故

縱奸雄

操曰天報應吾當自防之當時分兵九隊只留一隊向前虛劉營寨
餘衆四面八方埋伏是夜月色微明玄德在左張飛在右分兵兩隊
六留孫乾守小沛且說張飛自以為神妙之計領輕騎在前突入操
寨但見零零落落無多人馬四邊火光大明喊聲一舉張飛知是計
計急出寨外正東張遼殺來正西許褚正南于禁正北李典東南徐
晃西南樂進東北夏侯惇西北夏侯淵八下軍馬殺來團團圍定張
飛在垓心左衝右突前遮後當張飛手下兵原來舊是曹公營的
軍盡皆過去了飛見軍去了大半飛在忙中逢徐晃兩馬相交戰到
十餘合後面樂進趕到張飛殺條血路突圍而走只有十數騎眼定
欲還小沛大軍截住去路徐州下邳却被曹公自引精兵當住飛尋
思無路望芒碭山而走却說玄德引兵正去劫寨將近寨門喊聲大
震後面衝一軍先截了一半人馬夏侯惇又到玄德突圍而出後面

夏侯淵趕來玄德回顧止有三十餘騎跟隨望見小沛城中火起玄

德棄小沛却取徐州隔河望見軍馬漫山塞野玄德目思無路可歸

想袁紹有言倘不如意可來相投今投袁紹暫且依棲別作良圖遂

尋青州路而去正逢樂進攔住玄德匹馬落荒正北而走樂進攔將

從騎去了只說玄德匹馬投青州釋義青州禹貢九州之一即一日

行三百餘里當晚到青州城下叫開門門吏問姓名了來報刺史

刺史乃袁紹之長子袁譚素敬玄德聞知匹馬到來速次開門

出迎至公廨問其故玄德說曹公勢不可當故棄城并妻子逃命至
此處譚乃再拜留於館驛中住劄發書報父袁紹紹知徐州已失玄
德在青州遂引兵五萬來迎接玄德袁譚將本州人馬送至平原界
袁紹離鄴郡釋義一統志云鄴郡古邑名即三十里來接玄德玄德
拜伏於地紹慌答之曰昨為小兒抱患有失救援其心快快音不安
今幸得相見大慰平生渴望之思玄德答曰孤窮劉備又欲投門下

奈何祇緣未遇。今為曹操所攻，妻子俱陷。想將軍容納四方之士，故不避羞慚，敬來相投。望乞收錄，誓為補報。紹大喜，父子相敬甚厚。同

居冀州。釋義：一統志云冀州今直定府信都縣是也。且說曹公當夜取子小沛，隨即進

入城。安民已了，隨喚眾謀士商議。取下邳，荀彧曰：雲長并劉備老小

死據此城，務在速取。如若遲慢，恐被袁紹所竊耳。操曰：當用何計可

取下邳？彧曰：丞相坐鎮徐州，援一軍馬誘之。若關公出戰，即分投襲

之城。若一陷，關公必擒矣。操曰：吾素愛關公人材武藝，勇冠三軍，吾

欲得之，以為已用。郭嘉曰：吾聞關公義氣深厚，必不肯降。若使人說

之，恐被其害。先以兵圍之。若事危急，彼必降之。帳下二人出口，我與

關公有一面舊交，某親往下邳說之，使降。若何？眾皆視之，乃張遼也。

程昱曰：文遠雖與雲長有舊，言觀此人非可以言詞說也。某有一計，

使此人進退無門，則用文遠說之，關公自就歸於丞相也。必用何計

張遼義說關雲長

以降之，畢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劉玄德兵敗小沛，匹馬奔冀州，投袁紹。張飛引數十騎往碓瑒山去

了。釋義：一統志云碓瑒二山名，碓瑒山在開封府歸德州城東，碓瑒山在徐州碓瑒山縣東南七十里。孫乾簡雍

糜竺糜芳各自逃難，獨有關雲長保甘糜二夫人守下邳。曹操在徐

州責陳珪曰：今爾辯無事，恕你父子殺車胄之罪。珪力辯無事，商量

取下邳。程昱獻計曰：雲長有萬人之敵，更與玄德義氣深重，非智謀

不可取之。目今舊兵皆已投降，於內亦有劉備新招徐州等處之人，

可啗地差遣一心腹之人，只作逃回的入下邳去見關公，種禍於城

中。却引關公出戰，詐敗佯輸，誘入他處，却以精兵截其歸路。然後或

擒或說可也。操聽其謀，選揀兵士十餘人，令引誘徐州降兵數十，偷

出營寨，迳投下邳來降關公。關公以為心腹，留而不疑。次日夏候惇

為先鋒，領兵五千，迳來下邳，搦關公戰。公不出，惇即使人於城下辱

文遠陳辭春樹叢中營馬舌巧

張遼義說關雲長



雲長寄跡夕陽城上角聲悲



罵公大怒引三千人馬出城與夏侯惇交戰。公與惇約戰十數合。撥回馬走。公怒趕來。惇且戰且走。公約趕二十里。忽然省過提兵便回。左手下徐晃。右手下許褚。兩隊軍出。公衝開走路。兩邊伏路軍排下。又弩百張。箭如飛蝗。公當先。許褚在中央。踏弩機。百對箭發如雨。於是關公不得過。勒兵再回。徐晃許褚接住又戰。公殺退二人。引軍前進。夏侯惇又來。公戰至日晚。到一座土山。公引兵占住山頂。堆土少歇。看見曹兵緊緊密密。擺作長蛇陣。團團圍定土山。公遙望瓦城中。火光冲天而起。却是那詐降兵卒。舉火為號。曹操自提大軍殺入下邳。但教舉火以惑關公之心。城內軍民皆不肯動。關公見下邳火起。心下驚惶。連夜衝下幾處。皆被亂箭射回。人馬盡皆傷折。公復回土山。捱到天曉。再欲整頓下山。衝突忽見一人跑馬上山來。公視之。乃張遼也。公迎之。言曰。文遠欲來赴敵耶。遼曰。非也。想故人舊日之情。特來相告。遂棄刀馬。與公入中軍說話。二人坐於山上。公曰。文遠莫

非說關某也。遼曰。不然。某想下邳城當日。兄救弟。今日弟得不救兄。取公曰。文遠將欲助我耶。遼曰。亦非也。公曰。既不助我。來此何幹。遼曰。玄德不知存亡。冀德未知生死。衆已散失。昨夜曹公已破下邳城。中軍民盡無傷害。玄德家眷丞相。差人護之。驚擾者斬。如此相待。弟特來報兄。公怒曰。此言特說我也。吾今雖處絕地。視死如歸。汝當速去。吾當下山迎戰。張遼大笑曰。兄此言豈不為萬世之笑。心乎。公曰。吾仗忠義而死。安得為萬世笑。取遼曰。兄今盡死。其罪有三。豈得不為萬世笑乎。公曰。汝且說我那三罪。遼曰。當初劉使君與弟義之時。誓愿共同生死。近使君敗於小沛。當戮力同心。死戰沙場。其名萬古不朽。不合逃遁而去。脚到之處。誰不相容。兄今欲戰死。倘使君復出。專望於兄。兄豈不是負却孤主。而背當年之誓乎。誤主喪身。誠為不義。其罪一也。昔者劉使君以家老付托於兄。以為萬全之計。兄今戰死。二夫人無所依托。若能守節。一死無疑。若不守節。又屬他人。此

是允負却劉使君倚托之重實為不義其罪二也兄武藝超羣兼
深通經史不思期共使君匡扶漢室拯救生靈徒欲赴湯蹈火以成
匹夫之勇上負祖宗下辱其主安得為義其罪三也兄有此三罪弟
不得不告之公沉吟曰汝說我有三罪欲我何如遼曰今四面皆曹
公之兵兄若不降必用一死不若且降曹公却打聽使君音信如知
何處却往投之一者可以保二夫人二者以全其義三者又保其身
有此三便兄宜詳之公曰兄言雖善吾有三事若丞相能從我即當
卸甲如其不允吾寧受三罪而死遼曰丞相寬洪大量何所不容願
聞三事公曰一者吾與劉皇叔同設誓時共扶漢室吾今只降漢帝
不降曹公凡有殺戮不稟丞相二者二嫂嫂處請給皇叔俸祿養贍
一應上下人等皆不許到門三者但知劉皇叔去向不管千里萬里
便當辭去三者缺一斷然不肯降望文遠賢弟急急回報張遼遂
上馬來見曹操先說降漢不降曹之事操笑曰吾為漢之元勳漢

吾也此可從之遼又言二夫人欲請皇叔俸給并上下人等不許到
門操曰吾於皇叔俸內加倍與之其餘是家法何必疑焉遼又曰但
知玄德信息雖遠必去尋之操擺首曰此事却難從之吾養關公何
用遼曰豈不聞豫讓眾人國士之論乎春秋趙襄子殺知伯知
伯乃詳為刑人箴短刀入襄子宮中塗則欲行刺之襄子如則心動
索之得讓問曰子嘗事範中行氏破知伯成之子不為報休反為知
伯之臣知伯死獨何為報仇之深也讓曰范中行氏衆人遇我故
衆人報之知伯國士待我我故國士報之讓子曰義士也公之謹避
而劉玄德待雲長不過恩厚耳丞相更施厚恩以結其心何意雲長
之不住也操曰文遠之言當也吾願從此三事張遼再往山山回報
雲長雲長曰雖然如此暫請丞相退軍容我入城見嫂嫂告之即便
來降張遼再回見曹操說了曹操傳令敕城裏外盡退三十里路荀
彧曰不可恐關公有變操曰吾知雲長忠義之士也必不失信遂引
軍退關公引敗兵入下邳見人民安妥不動迨到府中來見二嫂嫂
甘糜二夫人聽的關公到來急出迎之公乃痛哭拜於地下二夫人

曰皇叔今在何處。公曰不知去向。二夫人曰二叔因何痛哭如此。公曰關某出城死戰。彼困於土山。兵將寡張遼來招安。某以此事說知。曹操允後。放某入城。不曾得嫂嫂言語。未敢擅便。某思兄顏見嫂嫂。故垂血淚。甘夫人曰。昨日曹將軍入城。我等皆以為死。誰想毫髮不動。一軍不敢入門。叔叔既已領諾。何必問乎。只恐久後曹丞相不容去尋皇叔。公曰。嫂嫂放心。關某身在。必當見主。丞相出語。令若有反悔。誰人服焉。甘糜二夫人言曰。叔叔自家裁處。凡事不公。問俺女流。關公辭而退。遂引數十騎來降。操使將帥遠接。謀士來迎。操自出轅門相接。關公下馬。入拜。曹操乃答禮。公曰。敗兵之將。深荷丞相不殺之恩。安敢受拜之禮。操曰。吾素知雲長忠義之士。安肯害操。乃漢相公。乃漢臣。雖名爵不等。敬公之德耳。關公曰。文遠代二事。望丞相仁慈。操曰。某出語欲感四海。取信於天下。安肯自廢。關公曰。吾主若在。關某雖赴水火。必往尋之。此特恐不及辭。伏為

操曰。玄德若在。必從公去。但恐亂軍中無矣。公且寬心。尚容得。雲長拜謝。操作宴管待。關公次日班師回許昌。曹操撥軍馬先起。雲長收拾車仗。請二嫂嫂上車。親自引軍護送。而行。曹操使人供送用物飲食。已到許昌。軍馬各還營寨。操徵一府另與雲長居住。雲長分一宅為兩院。內門撥老軍十人。以守之。關公自居外宅。考證三國志。關公戰敗下邳。與昭烈之後。俱為曹操所害。操欲亂其君臣之義。使后與羽共居一室。羽避嫌。執獨待后。以至天明。正是一宅分為兩院之時也。故通鑑斷論有曰。明獨操引關公朝漢獻帝。帝命操加官。操封以達旦。乃與長之大節也。關公為偏將軍。公謝恩歸宅。操次日設大宴。會眾謀臣武士。以答禮待。關公延之於上坐。比及送回。已備綾錦百匹。金銀器皿俱全。關公都送與二嫂嫂。關公自到許昌。操待之甚厚。小宴三日。大宴五日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及美女十人。以侍之。雲長不能推托。將所賜美女盡送入內門。令伏侍二嫂嫂。銀段匹收受。抄寫明白歸。關公三日一次。於內門外躬身施禮。勸問二嫂嫂安樂否。二夫人回問

皇叔之事畢。叔叔自便。關公方敢退回。操知此事。愈加重待。關公未嘗喜。一日操見雲長所穿綠錦戰袍已舊。操度其才品。取異錦似戰袍一領。賜之。雲長受之。穿於衣底。上用舊袍罩之。操笑曰。雲長何故如此之儉乎。公曰。某非儉也。操曰。吾為漢相。豈無一錦袍與雲長乎。何以舊袍蔽之。不亦儉乎。公曰。舊袍乃劉皇叔所賜。常穿衣上。如見兄面。豈敢以丞相之新賜。而忘兄長之舊賜乎。故穿於上。操嘆曰。真義士也。然操口稱其義。心中不悅。雲長回府。次日忽報內院二夫人哭倒地上。不知為何。請將軍速入。雲長乃整衣跪於內門外。拜請二嫂嫂。甘糜哭出。請雲長起來。畢竟如何。

雲長策馬刺顏良

公曰。二嫂為何悲泣。甘夫人口。我夜夢皇叔身陷於土坑之內。覺有與糜氏論之。想在九泉之下矣。關公曰。夢境之事。不可憑信。此是嫂嫂心腹之改也。請勿憂愁。公乃再三寬釋。正值曹操相請。關公赴宴。

公前二嫂來見操。操見公有淚容。乃問其故。公曰。二嫂念兄日久。痛哭不由其心。不悲也。操笑而寬解之。類以酒勸。公飲甚醉。自縛其鬚。而言曰。生不能報國家。而背其兄。徒為人也。操問曰。雲長鬚有數乎。公曰。約數百根。每秋月約退三五根。冬月多以皂紗裹之。恐其斷也。如接見賓客。則旋解之。操取紗錦一段。作囊賜關公。包鬚。次日早朝。見帝。帝見關公一紗錦袋。垂於胸。以帝問之。關某奏曰。臣鬚頗長。丞相賜囊貯之。帝令當殿披拂。過於其腹。帝曰。真美鬚公也。因此朝廷呼為美鬚公也。操見關公。但得所賜。未嘗歡喜。忽一日操請公宴臨。散。送公出府。見公馬瘦。操曰。公馬因何瘦。公曰。賤軀頗重。馬不能乘。因此常瘦。操令左右備一匹馬來。須臾使關西漢牽至。身如火炭。眼似鑿鉢。操指曰。公識此馬否。公曰。莫非呂布所騎赤兔馬乎。操曰。然吾未嘗敢騎。非公不能乘。連鞍奉之。關公拜謝。操怒曰。吾累賜美女金帛。公未嘗下拜。今吾賜馬。喜而再拜。何賤人而貴畜耶。關公曰。吾

赤兔馬奔飛去萬軍如破竹

雲長策馬刺顏良



青龍刀偃斬來一將若探囊



知此焉。日行千里。今幸得之。若知兄長下落。可一日而見面也。惘
然而悔。關公辭而去。靜軒先生有詩嘆曰。

威傾三國著英豪。一宅分居義氣高。奸相枉將虛禮待。豈知關羽
不降曹。

操嘆。張遼曰。吾待雲長不薄。常白懷去心。何也。遼曰。容某探其情。專
待回報。張遼次日往見關公。因共話間。遼曰。某薦兄在丞相。必不
落後乎。公曰。感激丞相相待。我甚厚。只是吾身在此。心在兄處。兄
言差矣。凡大丈夫處世。不分輕重。詐丈夫也。吾思玄德待我。未必過
於丞相。兄何故只懷去念。公曰。吾只知曹公待我甚厚。奈吾受劉將
軍恩厚。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此。必立效以報曹公。然後方
可留。乃告退。自思曰。若以實告曹公。恐傷雲長性命。若不實告。又恐
非事君之道。喟然嘆曰。曹公君父也。雲長兄弟也。以兄弟之情。而

此不忠也。寧居不義。不可不忠。遂入。操曰。雲長欲與劉
備生死同處。必不留也。操嘆曰。事主不忘其本。此天下之義士也。此
人何時可去。遼曰。彼言必欲立功。以報丞相。方去。操又曰。仁者之人
也。苟或曰。若不教雲長立功。未必便去。操曰。然不言雲長事。却說玄
德在袁紹處。旦夕煩惱。紹曰。玄德何以常有憂也。玄德曰。二弟不知
音耗。妻小陷於曹賊。上不能報國。下不能保家。安得不憂也。紹曰。吾
欲進兵赴許都久矣。方今春暖。正好興兵。便商議破曹之策。田豐諫
曰。曹操既破徐州。則許都非空虛也。操善用兵。變化無方。非公未
可輕。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
脩農戰。然後揀其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
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
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
也。紹曰。且待我思之。紹問玄德曰。田豐勸我固守。何如。玄德曰。弄筆

表紹有田豐沮授
而不能用以敗亡

書生不樂征伐坐度朝夕以受俸祿使將軍失其大計於天下也。紹曰：玄德言者甚善，遂只顧點兵。田豐又入強諫，紹怒曰：汝等弄之輕武，使我失其大義。田豐頓首曰：若不聽臣良言，出師不利也。紹大怒，欲斬之。玄德乃力勸囚於獄中。紹移檄州郡，數操罪惡，各請相助。沮授見曰：豐下獄，乃會其宗族，盡散家財，與之言曰：吾隨軍而去，勢存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一身不保也。哀哉！衆皆下淚送之。紹遣六平顏良作先鋒，進攻白馬。釋義：白馬，漢之縣名，屬東郡，本春秋衛之曹邑。三國魏廢之，故址今在大各府城步，二百三十里，滑縣治南是也。沮授諫曰：顏良性從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曰：吾之上將非汝等可料也。大軍進行，奔黎陽，不郡太守劉延慌告急許昌。曹操急收拾起行，關公知白馬告急，欲自往，遂入相府。見曹公曰：聞丞相兵動，其願為前部立功以報之。操曰：未敢煩將軍遠勞，早晚却來招取也。關公自退，操引兵十五萬分三隊而行。於是劉延連絡不絕，告急。操先提五萬軍親臨白馬，靠土山孔生，志望山前，兀川曠野之

地，願良前部精兵十萬，排成陣勢。操且駭然，未敢交戰。卻首將出馬，操回顧與呂布舊將宋憲曰：吾聞汝乃呂布之猛將，何不戰顏良？宋憲欣然領諾，綽鎗上馬，直出陣前，顏良橫刀立馬，貌若靈官，立於門旗下。宋憲迺來取良，良大喝：誰敢來迎戰？三合，手起刀落，斬宋憲於陣前。曹操大驚曰：真勇將也。魏續曰：殺吾同伴，亟去報讐。操許之，續上馬持矛，迺出陣前，大罵顏良。吾今殺汝，良更不答話，交馬一合，照頭一刀，劈魏續於馬下。操曰：誰敢當之？徐晃頭出，操令之迎之。徐晃出馬，與顏良戰二十合，敗歸本陣。諸將慄然，曹操收軍，以引軍退去。操見連折二將，心中憂悶。程昱曰：吾舉一人可敵顏良，操問是誰。昱曰：非關公不可。操曰：吾恐他立了功便去。昱曰：丞相又愛之，又疑之，何不取來，兩強相併，如勝則重用，如敗則決疑。操曰：善。遂差人去請關公。公聞知來請，大喜，遂辭二嫂，二嫂曰：公今此去，可打聽皇叔消息。公曰：吾專為此事，急急要去。公上赤兔，手執青龍刀，引

者數人直至白馬來見曹操操請公坐定叙談其勇誅二將連

日諸將敗者極多勇不可當特請雲長商議公曰其觀其動靜操

置酒相待忽報顏良搦戰操引關公上土山觀之操與關公坐諸將

環立曹操指山下顏良排的陣勢四方八面旗幟音鎗刀森布有威

乃與關公曰河壯人馬如此雄哉公答曰吾觀之若土雞瓦犬耳釋

義言不能為吹皆操又指曰衆將布列旌旗節鉞音人如猛虎音似

毒龍其勢壯哉公答曰猶金弓玉矢耳釋義亦無用之物也操又

指曰麾音蓋之下持刀立馬者乃顏良也關公舉目看之見其人繡

袍金甲相貌威嚴關公謂操曰吾觀顏良如插標賣首耳釋義如種

賣頭操曰非可輕視關公起身曰某雖不才願去萬軍中取首級來

獻丞相張遼曰軍中無戲言雲長不可忽也關公曰快牽赤兔馬來

奮然上馬倒提青龍刀跑下土山來將盔取下放於鞍前鳳目圓睜

蚕眉直豎來到陣前河北軍見了如波崩裂裂公作兩處放開一條

大路飛奔前來顏良正在麾蓋下見關公到來恰欲問之馬已至近

兩長手起一刀斬顏良於馬下中軍衆將心膽皆碎拋旗棄鼓而走

雲長忽地下馬割了顏良頭拴於馬鬃之下飛身上馬提刀出陣似

入無人之境河北兵將未嘗見此神威誰敢近前良兵有亂曹軍一

擊死者不可勝數馬匹器械搶到極多關公縱馬上山衆將盡皆稱

贊公獻首級於操前補註原來顏長辭表劉玄德曾誓囑曰吾

一尺八寸面如重棗帶鳳眼身長九尺五寸鬚長

龍大刀必在曹操處如兄他可教急來因此顏良見關公來只道是

敵被關公斬於馬下操曰將軍神威也關公曰某何足道弟

燕人張翼德於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頭如囊中取物耳操大驚回顧

左右曰今後如遇燕人張翼德不可輕敵令寫於衣袍襟底以記之

史官故書刺字者就裏包含多少有刺顏良詩為証前三首贊關公

刺顏良後一首單道關公薦張飛詩曰望蓋揮鞭騎岩風將軍飛入萬軍中馬奔赤兔紅霧刀偃青龍

起白雲。虎豹墮牙山。鳥靜鳳凰陰。羽樹林空廓。又記英雄將誰

似雲長白馬功。又詩曰。

白馬當年事困危。將軍立效幹功時。斬頭出陣來無阻。策馬提刀去莫追。壯志威風千古在。英雄氣槩萬夫奇。堂堂廟貌人瞻仰。忠

勇惟君更有誰。又詩曰。

十萬雄兵莫敢當。單刀匹馬刺顏良。只因玄德臨行語。致使英雄束手亡。又詩曰。

來往軍中膽氣高。平欺許褚勝飛遼。又誇翼德真英勇。致使當陽喝斷橋。

顏良敗軍。奔回半路。迎接見顏良。說假赤面皮。使大刀。一勇將。匹馬入陣。斬顏良而去。因此大敗。紹驚問曰。此人是誰。帳前沮授曰。此必

是劉玄德之弟。關雲長也。紹大怒曰。汝兄弟斬吾愛將。汝必通謀也。留爾何用。喚刀斧手推出玄德斬之。未知性命如何。

